

春草年年生

□张嫣

冬去春回，又到了一年的春天。去年春天，妈还和我们在一起，也是爸妈10年来第一次在成都度过春天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是妈在人世的最后一个春天，冬天爸妈因新冠疫情没去海南过冬，所以，冥冥中安排了全家人欢欢喜喜聚在成都过年，然后一起享受成都的春天。

每个周末，我和弟都忙着带着爸妈四处去看花。最记得去漫花山庄观赏如雪飞的樱花，那天日光强烈得像初夏。我们感觉热得很，就买了樱花形状的雪糕。妈最喜欢吃甜的食品。每次只要是妈喜欢的，我和弟都会记得去给妈买。妈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但是，我们像所有父母健在时的孩子一样，从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快离开我们。

2019年，妈检查出慢性肝病。弟和我说，他查了一下，这种病通过治疗最长可以活10年。所以，也总以为时日颇多。那天是3月12日，周六。居然记得这样清楚。其实，这两年来记忆力已不如前，但是，所有和妈相关联的记忆一想起却格外清晰。

记得去年2月的一天，爸妈屋外窗前那棵树，开着满树云一样的白花。我们在开着空调暖意

融融的家里做火锅吃，外面下着雨，有点寒意。然后，我们一起看冬奥会实况，一起谈论谷爱凌。

可是，夏天的时候，窗外那棵繁花似锦的树突然遭遇了严重的虫害，枯死了，妈也查出了非常严重的病情。爸后来哀叹说，不知道这树是不是预兆呢。其实，他是一个很纯粹的无神论者。人在最无助的时候，大约都会这样在茫然中相信神灵。

常常会因为一个念想，就想起和妈相关的许多事的细枝末节。去年过三八节，下午有半天的假，我就带着单位发的礼物坐地铁去爸妈那里，路过水果店去买水果，正碰见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妈在那儿，看见我时，她一脸欢喜地给店主介绍说我是她女儿。妈那时因为体弱衰老和视力不好，和外人在一起时小心翼翼，格外谦卑。而正值盛年的我看上去精明能干，有可以完全保护她的能力。晚年的父母与子女的映照大多这样吧。

其实，看见妈的样子有点心酸。记得我小时候是多么依赖妈啊，每次看见妈说她身体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就怕她会生病乃至死去。我20岁的时候妈也得过一场大病，我在刚知晓的第一时间痛哭不已，好像天要塌下来了。感谢上天的厚爱，妈那次的病被治愈又过了快30年，使我这

么多年一直是个有妈的孩子。

去年春节前几天是爸妈的结婚纪念日。他们没说，我却悄悄地一直想着给他们一个惊喜，为二老庆祝一下。但是，最后我真忙得忘了这事。大年三十晚上，一家八口人围坐在一起团年，饭前爸照例讲话讲了太久，还是弟提醒他饭菜快凉了。后来我们还当个笑话，没有想到那是妈和我们吃的最后一顿年夜饭。今年除夕，我和弟去妈的墓地拜祭，回来路上再说到去年年夜饭的细节时，不再是关于爸的笑话了，只会说那时妈还在，那天还像昨天爸妈那里，路过水果店去买水果，正碰见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妈在那儿，看见我时，她一脸欢喜地给店主介绍说我是她女儿。妈那时因为体弱衰老和视力不好，和外人在一起时小心翼翼，格外谦卑。而正值盛年的我看上去精明能干，有可以完全保护她的能力。晚年的父母与子女的映照大多这样吧。

夏天，妈因为吐血查出严重的病情后，就像医生说的的那样，果然走得很快，不足三个月。去年夏天多么炎热，我却全然不顾了。在疲惫紧张忙碌中奔波，时常都有不好的消息传来。每次看见爸和弟的来电显示，都隐隐害怕，不晓得又会有什么情况。后来就习惯了，晓得如何承担和应对。日子混沌又明了，但又知道人总要前行，做该做的事。忙得没有时间悲伤。那些无比炎热的夏天的晚上，每晚倒在床上立即睡得格外沉，因为太累了。现在，我反而睡得不如那时

那样沉了。

妈走了好久后，我才渐渐感受到妈的离开。开始总觉得妈只是去了一个别处而已。但是，午夜梦回，忽然想起再也看不到她真切的音容笑貌了，许多关于妈的画面和声音忽然就涌上心头，然后悲从中来，还有对岁月的感伤。就像罗兰·巴特说的那样，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形象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一直在告诫自己生老病死都是有命数的，不要多愁善感，悲天悯人，生活要继续，要努力去做一个心坚如铁石的人，好像也慢慢在做到。但是，会在某个刹那间，防线会被打破。所有的事原来都是这样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

城市的生活还是像一辆轰隆隆的战车滚滚向前。在妈离开的日子里，中年的我在机构时时刻刻都在推进的改革中案牍劳形，忙着一波一波地做核酸检测，忙着被封控，忙着听爸说着说着就开始哭的絮叨。也一如既住在厨房里劳作，而且像素日那样喜欢在家做饭。只是每次做着饭的时候突然就想，要是妈还在，我给她做这个做那个，像从前那样做美味给她吃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！在我的字典里，爱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他全心全意做饭。

生活真是忙啊忙。冬天的时

候，爸去了海南。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管控放开了，大家开始一个接一个地“阳”了。还好，爸和我们都平安度过了疫情。经历了新冠后的疲倦和困顿，然后就是过年，紧接着就是春和景明的季节到了。但是，爸妈房前的那棵花树也再没有活过来。

过了一段兵荒马乱一样加班加点赶材料的时日，得空后就喜欢待在家里读一点书，喝喝茶，追追剧，跑跑步，闲淡地看看路上的风物街景，都如此心满意足。凡事爱拖延，不喜欢规划，常常有走一步看一步的念头。如今，我平和了许多，不喜与人计较，很少会有更新期的急躁，对于万事万物以及宿命中所定的一切越来越坦然接纳。日常读着《文摘周报》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，体味市井生活，感受人物故事，也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三体》以及新闻时事。俄乌冲突也开战过了一年……满世界的风云变幻。让我时常看世界消积极，又觉得生活依然美好。

看着人来人去，天下风云际会，觉得世上许多的事都和我仿佛有关，其实又都无关。一切都如常，就像到了春天，春风吹过的地方，春草年年生。是的，春草年年生，在这个春天想起妈的时候，只觉得妈的气息就像那些春草的香气一样，生生不息地留在了我们的思念中。



生机盎然

□杨卫东 摄

赠“怒江信使”桑南才

□梁晓卫

山高路远谷深，
传邮万里入村。
披星戴月经年，
四季寒暑毋论。

连接美好无数，
守得初心根魂。
谁敢孤胆逆行？
信使责任在身。

读《诗经·国风》

□黎耀成

清泉流淙淙
耳畔绕国风
伊人亭亭立在水一方
将秋波暗暗传送

花香盈满怀
陌上情相拥
这是心儿怦怦
细细品味，情有独钟

花开蝶双飞
月下留芳踪
翠鸟鸣苍穹，心中春萌动
淑女翩翩回眸笑
只有青青子衿懂

这是爱意浓浓
万绿丛中一点红
这是千年一梦
轻轻一叹，穿越时空

似曾相识燕归来

□涂启智

燕子身形灵巧，擅长飞行，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益鸟。它的羽翼以及剪刀似的尾巴上，驮着万木葱茏欣欣向荣的春天。

叽叽、喳喳、啾啾……燕子叫声或舒缓，似情侣间的温言细语，又像山泉流进干枯的河床；或急促，仿佛林中冒出一支响箭，清亮而又激越，好似阳光穿透参天大树繁茂的枝叶，洒在星星点点的灌木丛中。无论婉约还是高亢，燕子发出的都是美声，悦耳动听，戛然而止，极尽低调内敛。

岁月不居，四季轮回。每一个季节都有特定的风物，成为时令的使者，彰显不同季节特征，因而成为人们记忆版图上难以抹去的物候景象。比如，夏天的荷花与暴雨，秋天的果实与黄叶，冬天的白雪与蜡梅，春天的花朵与燕子……

我对燕子的好感始于少年。那时候，我家住在小山沟。房屋背靠青山，门前水沟绵延一两公里，呈梯级分布的稻田。稻田那一边，又是满目青山。夕阳挂在山巅大松树杈丫上，就像橘红色的大火球。每当春天到来，燕子三五成群，从房前屋后、田畈上空轻盈而迅速地掠过，犹如飞机在万米高空巡航前进或是自由滑翔。燕子常结伴落在电线或是房顶上栖息，时而欢快地啼鸣，时而勾头梳理羽毛，还有些时候，好像农闲时节的乡邻，蹲在一起集体发呆。

燕子的窝儿大多筑于房檐以及室内屋顶。在我老家，乡亲们认为，燕子上门筑巢是吉祥多福的象征，所以，大家都乐意燕子在自家屋顶安居乐业和生儿育女。
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尽管我很喜欢燕子，看到燕子归来总感到莫名的开心，但是，我却并不想燕子飞进我们家筑巢。生产队当时有三四十户人家，约有三分之二住瓦房，剩下十多户为草房，我家是草房。草房经常漏雨，在屋檐或房顶筑巢不牢固，我猜想燕子不会来，也真心不愿意燕子跟我们一起受罪。

母亲知道我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娃娃儿，燕子肯定会来我们家！”母亲定是为了安慰我，才这样说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我家旁边住瓦房的邻居家，尚未有燕子进驻，却有两只燕子直奔我家，在房梁筑起精致漂亮的窝儿，与我们朝夕相处。每当燕子盘旋着飞进屋，我就仰起头，目不转睛盯着它们，感觉它们像我的兄弟姐妹一般。燕子也会眨着乌溜溜的眼睛与我对视，毫无生疏感。我虽然年幼，但已有清晰的贫富意识。我对不会嫌贫爱富的燕子充满感激。那两只燕子在我们家繁衍生息，给我这个单亲少年带来无以估量的精神慰藉。我想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们家就能摆脱贫困。

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大自然总是和谐守恒，燕子归来给人们以“失之东隅、收之桑榆”的智慧启迪。

不管是风和日丽，还是风吹雨打，燕子都会忠于职守，飞过岁月的河流，翻越光阴的山峰，向着亘古以来的初心，披星戴月进发，沧海桑田，矢志无悔。

当燕子归来，世间蜂飞蝶舞，姹紫嫣红，人勤春早，山河动容。所有生命都意气风发，精神振奋，怀抱新的希望走向新一轮圆满。



向阳春

□程稟涵 摄

您好，我的母亲！

□朱浩

我的母亲叫汪振西。1957年，她跟随在南京邮电学校毕业后到苏北支援邮电事业发展的父亲，来到苏北一个偏僻的小镇邮电局工作，一干就是20年。

母亲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小县城。由于医疗水平落后，母亲在童年时就失去了父母，和姥姥、舅舅相依为命。在那个年代，母亲硬撑着读完了小学。此后，十多岁的母亲经常会跟随邻居姐姐或阿姨，深夜到附近的招待所帮忙推磨，赚取点小钱补贴家用。

母亲一辈子喜欢看书，也喜欢唱歌。我读小学低年级的时候，会赖着跟母亲在邮局值班。母亲经常会读杂志上的故

事给我听，母亲读起书来绘声绘色，抑扬顿挫，会按照故事中不同人物的性格读出不同的语调。在小镇邮局灯光昏暗的房间里，无数个夜晚，我是在无限的遐想中枕着美丽的童话故事、伴着浓浓的母爱入眠的，这成为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我童年的时候，母亲也教我一些歌曲，那时样板戏流行，样板戏的唱段，柔和美妙的儿歌，成为母亲发自肺腑的吟唱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歌唱时的那份专注与温情！

母亲把坚持读书看报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。母亲的床头和枕下全是书刊，会在文章重点的地方用笔作标记，还将报刊上的重要文章裁剪下来，贴到本子上。晚年的她即使在

生病住院期间也爱读书看报，让我把家中订阅的《扬子晚报》带到医院去，上午打完点滴无聊了就读报。医生、护士在查房时发现母亲喜欢看报，非常感慨，对她肃然起敬，说这个老太太还挺有文化的……但无论医生、护士怎么夸赞，母亲都听不见，没有丝毫反应，依然拿着老花眼镜全神贯注地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埋头看着报纸。

小镇偏僻，邮电局话务工作整体相对轻松，但偶尔也会繁忙和紧张。那时，在紧急情况下，最快的联络方式就是打电话，但技术落后，必须通过邮电局的总台逐级上报联络到对方，因此，话务员要坚守岗位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县域的生产、生活物资，人们的信息交

流，完全依靠包裹、信件、电话、电报与外界联络，进行调拨。已经接近50岁的母亲，在农村支局从事话务员工作要掌握大量的电报码。母亲在年龄大的情况下，仍坚持每天清晨早起记忆电报码，家中随处可以看到记录电报码的小本本。正常情况下，电信营业在中午12点交接班，但母亲没有一次不是在下三两点才回到家吃午饭的。即便如此，母亲仍对工作充满了热情，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，主动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与水平。

1986年，高中毕业的我其实有三条路可走，去当兵、去师范学校上学或者进入邮电局从事邮电工作。每一项选择都胜券在握。但为了坚守和传承为之奉献30年的邮电事业，母亲坚决让我进入邮电局工作。

晚年的母亲腿脚得厉害。有一次，母亲在晚上起床上厕所

时，由于双腿没有力量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住在隔壁的我直到凌晨才听到母亲的哼唧声，于是马上起床进行处理。次日，我就买回一张单人床放置在母亲的床边，便于我晚间守着母亲搀扶起夜的母亲。

母亲最后一次住院的时间超过了半年。在母亲病情逐渐恶化的时候，越到深夜，母亲咳嗽的频率越高，必须随时擦拭吐在嘴边的痰液。那段时间，要安安稳睡下20分钟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想法……

母亲从年轻直到生命终止，不同阶段的模样，都铭刻在我记忆的深处。母亲的一生像一首流淌的动人的歌，每当我回想起来，既充满了思念与忧伤，也充满了对母亲的爱戴与感恩。

您好，汪振西！您好，我的母亲！



犯其至难
而图其至远



独有英雄
驱虎豹

□胡足芳 篆刻